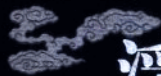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部

宦海 浮沉



袁世凱

三部曲

侯宜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袁世凱

三部曲

侯宜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作者侯宣杰

1938年4月生，江苏沛县人。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著有《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》（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、《袁世凯全传》（当代中国出版社，1994年，初名《袁世凯一生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后增修，更今名）、《袁世凯评传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86年）。发表《论清末立党运动的进步作用》、《论立党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基础》、《应为康梁和立党派正名》、《论康有为的变法纲领》、《如何评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》等论文数十篇。

袁世凯三部曲

[第一部] 逞威属邦

[第二部] 宦海浮沉

[第三部] 总统皇帝

责任编辑：裴海燕

装帧设计：执一设计工作室

目录

- 〈一〉 附和维新 黄缘钻营 1
- 〈二〉 督练新军 有惊无险 37
- 〈三〉 观察行情 贩卖求荣 77
- 〈四〉 剿团保教 晋升直督 128
- 〈五〉 推行新政 改换门庭 166
- 〈六〉 窥测风向 左摇右摆 208

- 〈七〉 鹊巢鸠占 参与立宪 245
- 〈八〉 狼狈为奸 排除异己 294
- 〈九〉 两面三刀 罢官回籍 347
- 〈十〉 貌似隐逸 野心不死 390
- 〈十一〉 东山再起 待价而沽 427
- 〈十二〉 翻云覆雨 只为权势 468
- 〈十三〉 无情逼宫 清朝寿终 517

〈一〉 附和维新 黄缘钻营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闰五月下旬。

什刹海垂柳夹岸，湖水碧绿，荷花盛开，翠盖亭亭，轻风拂过，涟漪荡漾，幽香远飘。来到水曲荫下，顿觉清凉无比，暑气全消，都中人士均乐于来此纳凉。当然，在这种地方，生意人和江湖术士是少不了的。

下午，袁世凯身穿宁绸小褂，青绸裤子，手持折扇，由东岸的柳阴下施施然向北行去。他走得很慢，眼睛东张西望，十分悠闲自在。

这时他已留上了两撇短胡须，看上去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。走到拐弯之处，蓦见一株柳树之下摆着一张条桌，桌上铺着一块白布，白布中央画有一个阴阳太极图，右面放着卦筒和签筒，此外再无别物。坐在桌子后面的人五十多岁，洁白的葛衫一尘不染，手里握着一柄鹅毛扇子，不摇不动，头仰靠在树身上，双目半开半合，似睡未睡，相貌清奇，一派仙风道骨，既无一般江湖术士的穷困潦倒之相，又不靠油嘴滑舌和危言耸听招徕顾客，不禁暗暗称奇，心中一动，走到桌前。

相师睁开眼睛，望了望来人，面露微笑，一指旁边的方凳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请坐。”

袁世凯坐下，笑道：“听先生说话，不像京师口音。”

相师说：“鄙人籍隶湖北，来自武当山。”说罢炯炯有神的目光不住地在袁世凯身上晃动，忽而神采飞扬，继而两条眉毛紧紧地蹙在一起，倏又舒展开来。

袁世凯问：“先生对卜卦、相面和测字想必都很精湛？”

相师谦逊地答道：“都略知一二，不敢自诩精湛。”

凡是江湖术士无不自吹自擂，自称是什么“铁嘴”、“神相”，甚至“神仙”，能预卜吉凶祸福，知晓过去未来。见他把自己说得平平常常，又来自道教名山武当，袁世凯益发以为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奇士，问道：“请问相金多少？”

相师答道：“一般十两，普通百姓又当别论。”

袁世凯心想：“可能真有点本事，否则不会要价这么高。”踌躇片刻，说：“请相上一面。”

相师笑问：“请问阁下欲知何事？”

袁世凯心想：“先考考你再说。”故意反问道，“依先生之见呢？”

相师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决断终身官禄。”

袁世凯暗道：“此人确实不简单，一下子就说出了我的心事。”便不加可否地说：“就按先生所说的决断一下吧。”

相师再次仔细地把他浑身上下看了一遍，而后笑逐颜开：“可喜可贺。阁下过去虽然官运不错，但并不特别顺利，从今以后，否极泰来，步步高升，可以安享三十年大运。”

袁世凯喜不自胜，忙问：“运中官居何职？”

相师只管微笑，并不答言。

“先生何不明讲？”袁世凯追问一句。

相师向左右前后迅速扫了一眼，把嘴凑近袁世凯耳边，小声道：“贵不可言。”

袁世凯不以为然，板着脸说：“呃，百官皆可明讲，先生此话实在令人费解。”

相师压低声音，正色说：“论阁下格局，三停相称，福寿双全。看阁下面部，神气盈溢，色泽明亮；鼻子端正，丰隆高耸；嘴巴红润，有角有棱；五岳朝拱，有气有势。这些构势极佳，显示出畅达幸运，富贵无比。其更贵者为头为耳，阁下耳与日角相齐，乃大贵之相；头方顶高，主有无上之尊。因此，若论官职，最终当在宰相之上。”

宰相乃是百官中的极品，再往上就是皇上了，这话要是传入官府，那还了得。袁世凯闻言脸色刹那间变得煞白，看看周围无人，赶紧低声声明：“先生这话说得太离谱了，切切不可乱讲，若让别人知道，你我都有杀头灭族之罪。”

相师肃然道：“我只是据相直言，信与不信，全在阁下。此言出自自我口，入于君耳，再无第三人听到，尽管放心。我还要提请阁下注意，若是面作红色，必然无恙，若是变作黄色，那就是歹运到了。”

袁世凯恐怕惹出大祸，不敢再请教有无恙的问题，急忙掏出十两银票，放在桌上，说声“告辞”，放开脚步向北行去，到了北岸，越过银锭桥，沿着西岸向南走了一段路，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方才稳定下来。他已无心观花赏景，走到一处无人的柳阴下，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，点上雪茄吸着，反复琢磨着相师的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信步来到南岸，打算回到客栈。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拆字拆字，解难决疑，避凶趋吉，灵验至极！”

袁世凯扭头看去，在一棵枝叶浓密的老槐树下，铺着一块白布，

上面有个签筒。一位头发蓬松的老头，身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，屁股下坐着一个小马扎，嘴里叼着个旱烟袋，正在向他张望。

他让相师的话弄得七颠八倒，疑疑惑惑，始终摆脱不掉。望见测字先生，心中又是一动：“何不印证印证？”于是停身问，“拆一个字多少钱？”

拆字先生笑着漫应：“随阁下之意赏赐就是。”

袁世凯在一旁的小凳子上坐了，说：“拆一个字看看。”顺手从签筒中抽了一支签，看了看递给拆字先生。

拆字先生看过微微皱起眉头，吧嗒吧嗒吸了一会儿烟，慢慢磕掉烟锅中的烟灰，方才说：“簧字拆开为竹、为黄，竹子逐节升高，乃是佳兆；但竹子变为黄色，又是死兆。就这个字而论，阁下的前程甚为得意，官运亨通，只是起居饮食必须谨慎，凡遇黄色，都要小心。”

见他说的与相师讲的应当注意之点基本相符，袁世凯相信了几分。又说：“再拆一个字。”接着抽了一支签，一看是个命字，交给拆字先生。

拆字先生眼珠飞快地转了几转，笑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”

“喜从何来？”袁世凯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拆字先生急忙瞥了一眼周围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命字拆开，上边是个人字，中间是个一字，下边是个叩字。”

继而极为神秘地说：“一者，一统也，归一也；叩者，叩拜也。一人居于最上，位尊无比，亿万人叩拜于下，这是个什么命呢？天下一统的命，九九归一的天命！”说罢连连拱手。

袁世凯越发惊奇了，嘴巴大张，眼睛瞪得好似铜铃，半天才冷静下来。

他冷哼一声，佯怒道：“一派胡言乱语，岂有此理！”说罢丢下二

两银票，扬长而去。

一路行来，两个术士的话交错地在他的耳边回旋，内心不断地嘀咕：“他们说的怎么如出一辙？是巧合还是……”

第二天，袁世凯带着勾克明来到宣武门外。

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南边坐落着一所深宅大院，正中的大门常年关闭，左边的角门上有一方石额，嵌着“松筠庵”三个大字。但住守此庵的不是尼姑，而是和尚。景贤堂中供奉的也不是佛祖菩萨，而是明朝上疏弹劾奸严嵩，因而遭到杀害，深受后人尊敬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，他生前就住在这所院子里。经过后人的多次整修，现在院落之中都是朱漆彩绘的回廊，玲珑剔透的假山，松柏花草应有尽有，十分清静幽美。正因如此，这里成了高人雅士最喜爱的地方，时常来此聚会，游玩宴请，诗酒唱和，议论时政。还有不少人租下房屋在此居住，翰林徐世昌就住在这里。

徐世昌，字卜五，号鞠人，原籍天津，生于河南。幼年失怙，生活比较清贫，稍长即出外谋生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他在淮宁县治理文牍时，一天听说袁甲三祠堂中的园林不错，前去游览。适巧袁世凯正在园中，见他相貌魁伟，气宇轩昂，斯文儒雅，即有心攀交，邀至室中。二人越谈越投机，彼此视为知己，当即焚香叩拜，结为金兰之好。袁世凯得知他想赴京应试，缺乏资斧，即慷慨解囊，赠送了一百两纹银。以后二人又相聚了几次，便天各一方了。后来徐世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授职翰林院编修，至今依然。

上午没事，他坐在院中的紫藤架下读书，忽有守门的僧人递上一张名帖，他接过一看，立即起身出迎。望见来人，脚下加快，老远就欣喜地高叫：“慰庭贤弟！”

袁世凯迅速迎上，紧紧抓住徐世昌的手臂，激动地叫了声：

“大哥！”

徐世昌笑呵呵地把他上下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真想煞愚兄了。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小弟也很想念大哥。”遂命勾克明上前拜见。

徐世昌说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走吧。”

二人来到客厅，徐世昌急令仆人打水，拿烟，端上瓜果，准备酒菜，招呼勾克明。

勾克明放下礼品，跟着仆人去了。

袁世凯洗了把脸，坐下点上一支雪茄。

徐世昌笑眯眯地说：“真没想到贤弟来，实在让人高兴。”

袁世凯笑了笑，说：“上年我由朝鲜回国时，上头令我进京，当时我正生病，没有来成。不久与日本打仗，李合肥（鸿章）非令我赴平壤办理抚辑事宜不可，我就出关了。战事结束，我估计局面将要改变，便请假回家。这次要不是河南巡抚奉到上谕，著我进京交吏部带领引见，还见不到大哥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就是十几年。我已过不惑之年，有了白发，唉，老了。”徐世昌感慨地说，“贤弟的头发白的也不少，大概过于操劳吧？”

袁世凯轻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在朝鲜时整天与洋人和朝鲜人怄气，几乎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，比不得大哥地位清显，事少而又单纯，看大哥的精神、气色俱佳，想来很得意吧？”

徐世昌接道：“嗨，名誉好听一些而已，论贵不过小小的七品，论富两袖清风，瞎混罢了，哪里谈得上得意呢。”

见其有些牢骚，袁世凯未再接谈下去，探头向四下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伯母大人和嫂夫人在哪里？小弟前去请安。”

徐世昌道：“去年我把她们送到定兴去了，尚未接回。我爱这里

清幽，搬了过来。婶母老人家挺好吧？”

袁世凯恭答：“挺好。”旋问：“大哥膝下有子女几人？”

徐世昌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愚兄无能，至今尚无一子一女。你大嫂为宗祀起见，劝我纳妾，今年纳了一个，恐怕也无希望。贤弟你呢？”

袁世凯嘻嘻笑道：“我纳了四个小妾，已有三个小子了。”

徐世昌拈髯大笑：“好，好，贤弟处处比我强，实实令人羡慕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徐世昌问：“贤弟引见之后，是否就赴浙江温处道之任？”

袁世凯喝了口茶，说：“正要向大哥请教。地方官我没干过，浙江又人生地不熟，我不打算去。留在直隶，总督王文韶圆滑透顶，跟着他也干不出什么名堂。对我来说，最合适的就是督练新军，一来有点经验，二来最感兴趣。请大哥为小弟谋划谋划。”

徐世昌手抚胡须默默地考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朝廷已命胡燏棻训练定武军，只是由于巨额赔款，款项极其困难，无法大量扩练新军，贤弟的愿望恐怕不易实现。”

“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袁世凯面现焦急之色。

徐世昌微蹙双眉，略略沉吟道：“贤弟莫要着急，依愚兄之见，可先找个与练兵有关的衙门干着，然后慢慢设法。”

“大哥说的衙门……”

“督办军务处。”

“噢。”袁世凯对这个军事最高领导机关是清楚的，若是能在这样的衙门当差，以后如有编练新军之事，自然是近水楼台，闻言眼中露出一丝喜悦。

徐世昌吸了两口水烟，以久在官场的老练口吻说：“该处的督办

大臣为恭亲王奕訢，帮办大臣为庆亲王奕劻，会办大臣有翁常熟（名同龢，字叔平，江苏常熟人，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）、李高阳（名鸿藻，号兰孙，直隶高阳人，礼部尚书兼军机大臣）、荣仲华（名禄，满族人，步军统领）和长麟。进这样的衙门不易，最好有得力的大臣，特别是该处的大臣保荐。”

袁世凯说：“翁大人和李大人皆与先叔文诚公（袁保恒）同僚，李大人还是阁学公（袁保龄）的老师，我有时给他们写信或禀报事情，此次来京，这两处是一定要去拜谒的。”

徐世昌说：“有此一层关系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翁李二位乃是帝师，秉性刚直，极有声望，深受皇上信任。尤其是翁常熟，每天召见军机之前，总先到上书房单独与皇上商量。能得他们一言，事情便有了六七成把握。荣禄是六大臣中惟一懂得军事的人，又是老佛爷（慈禧太后）的心腹，说话也极管用。”

“荣禄为人如何？”

“城府极深，性格坚毅，常向太后进谗，喜欢奉承，爱收门生，很重名利，嗜好搜集古玩字画。他与李高阳比较近乎，李高阳那一关打通了，他那里就不难了。其他人这次不见似乎无妨，到了督办处以后，你与他们就熟悉了。”

默然有顷，袁世凯说：“目前只好这么着了。”旋问，“听说康有为给皇上上书，请求变法，皇上和军机大臣以为如何？”

徐世昌答道：“皇上很重视，命阁臣抄录三份，一份呈给老佛爷，一份留在乾清宫，一份抄发各省将军、督抚议处。军机大臣只有翁常熟对康有为非常赏识，曾去南海会馆拜访，适逢康有为外出，没有遇上。康有为回来知道了，受宠若惊，立去回拜，二人谈了很长时间。”

“大哥看皇上会不会变法？”袁世凯又问。

徐世昌正色道：“皇上一心救国，刻刻不忘雪耻，很想有一番作为，前几天刚发了一道要各部院各省保奏人才的上谕，看来具有维新变法的雄心壮志，只是年轻一些，缺乏经验。”

说着说着，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二人进餐，久别重逢，格外欢喜，喝得均很尽兴。

饭后，徐世昌问了袁世凯的住处，说：“这里和对面的嵩云草堂都是维新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，可惜这里已经住满了，贤弟最好住到嵩云草堂，以便朝夕相处，同时与维新人士结交结交。”

袁世凯马上到嵩云草堂选定了一处院落，令勾克明回到旅馆，同唐天喜搬了行李过来。

第二天傍晚，徐世昌来说：“今晚嵩云草堂有个小小的游宴，赴宴者有翰林院编修张孝谦，他是李高阳的得意门生；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，他是翁常熟的心腹；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、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和编修丁立钧，都忠于皇上，与翁常熟关系密切；还有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弟和我。他们听说贤弟来了，都欢迎参加，贤弟之意如何？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去做不速之客，不大好意思。”

“大家相聚不在吃喝，而在联络，你去了他们欢迎之不暇，有啥难为情的？”

“既如此，就去吧。”

二人进入池北精舍，侍者一见，满脸堆笑，点头哈腰，前面带路，打起门帘，徐世昌当先迈入雅间，袁世凯随后跟进。

桌旁的人纷纷起立，拱手招呼：“鞠人兄。”

徐世昌抱拳回礼：“兄弟来迟一步，恕罪恕罪。兄弟向各位引见

引见”，用手一指袁世凯：“这位就是袁慰庭观察。”接着又把在座诸人一一介绍了。

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“幸会，幸会！”

众人与袁世凯同时抱拳为礼。

在座诸人都是士林俊彦，若论科举功名，除了年轻的梁启超是个举人，都是进士，谁也不会把袁世凯放在眼里。然而若论官衔，他又是正四品道员，谁也比不过他，何况他到过外国，见过世面，因而又不能不刮目相看。

原在首座的文廷式立刻让位：“袁观察请这里坐。”

袁世凯乍一踏进这种场合，不免自惭形秽。可是他官衔最高，以为科名没啥了不起，心中马上升起一股傲气，神色泰然自若起来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不敢摆臭架子。连忙谦逊地说：“各位皆一时名彦，国家栋梁，承蒙不弃，使世凯得以叨陪末席，已是倍感荣宠，何敢僭居上座，万万不可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推让了一阵，袁世凯还是在徐世昌旁边坐了。他把目光投向康有为，见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，相貌并无惊人之处，眉毛浓浓的，鼻子正正的，嘴唇厚厚的，惟前额阔大，二目深沉，正是善动脑筋之人。再看梁启超，二十刚出头，瘦高个子，皮肤白皙，眼睛大而灵活，一脸秀气，英俊潇洒，活脱脱一个翩翩佳公子。旋又扫视了一遍其他人，记住了各人的特征。

酒菜上好，陈炽首先提议敬袁世凯一杯，以示欢迎。众人一齐道好。

袁世凯推辞不得，说声谢谢，仰头干掉。待侍者重新斟满酒，他说：“久闻各位令名，今日方得识荆，幸何如之，兄弟衷心喜悦，今天

借花献佛，敬各位一杯。”

喝了这杯，大家就随意吃喝交谈了。

在座的都是熟人，只有袁世凯系新交，而且只有他到过外国，话题一会儿就集中到他的身上。大家问了些朝鲜的政治和风俗人情等等，他均作了回答。

陈炽笑问：“袁观察看到今天的上谕否？有何感想？”这也是其他人心中所想知道的问题，意在看看他的政治态度，故都很注意地望着他。

袁世凯意识到这一点，郑重答道：“上谕未曾看到，但听鞠人兄讲过。皇上真正英明，所列诸事无一不重要，无一不该做，而归结为以练兵为急务，以恤商惠工为本源，尤其洞见时弊，抓住了症结。”

语声微顿，又说：“其实这些洋务早就该办了，可惜有些人一听洋务二字就头疼，一见别人办洋务就斥为卖国贼，以致想有作为的人惧谗畏讥，缩手缩脚，成效甚微。”

丁立钧忽问：“听说甲申年（1884）朝鲜发生政变时，我兄领兵参加了同日军的战斗？”

袁世凯眉飞色舞，大肆吹嘘：“主要是仗着兄弟带的一营冲锋陷阵，若非兄弟率军与敌力搏，十年之前，朝鲜就非我有了。”

徐世昌马上接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第二年日相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合肥谈判时，几次提出要惩办慰庭，幸而朝廷和李合肥认为慰庭有功而无过，坚持不允，他才没有话说。”

康有为一直在注意观察袁世凯，这时也操着广东腔接道：“这次李合肥在日本马关谈判时，伊藤说袁观察乃是中国有数的人物，称赞不已，日本的报纸上都登出来了。”

沈曾植说：“倘若我们的统将皆如袁观察，甲午（1894）之役何尝